喙鳴文集

喙鳴文集卷四目録

書序

題跋

啄鳴文集卷四目録終

喙鳴文集卷四

四明　沈一貫肩吾　著

書序

重刻周禮序　館課

夫周禮非周公作之也周公因唐虞夏商之制踵其弊而加防憂其亂而增察怦怦焉不得已而以天下為事也故蚤夜而思之待旦而行之大而井田學校封建肉刑之制衙而祭祀朝覲冠昏喪紀師田行役之詳委而車旌圭璧畫繪刮摩摶埴之

法登魚取龍揭鼈之數高者範玄昊下者入黃壚巨者包嶽滄纖者析無垠極矣夫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夫惟監二代而後周禮作焉如有周公之才之美而當唐虞夏商之際周禮無作也夫周禮者周公計吾之衰必為春秋為戰國而豫為之隄者也今觀其書所以窒横厲於杯水梏強梗於童牛者靡不周至卒有幽厲威赧不可亡齊晉秦楚不可霸六國不可鬬秦皇不可吞外鑰而內楗左支而右吾庸主守之可以萬世陵夷不守

竟契前憂然猶合為十二峙為七國蜿蜒綿亘歷
八百而始遷則周禮之功也秦得天下之難而不
見周失之之不易取先王之制而灰燼之故周禮
不存而秦亦亡然亦勢矣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
忠修志質任事文則具故周禮衰而繁縟勝繁縟
勝而縱橫興禮樂不得不亡論者咎漢去古未遠
不能復周禮余竊非之漢安得用周禮方當破觚
為圜網漏于吞舟之魚而後天下蒙更生之福向
使屑屑焉取天下而周之乎三統之序駁萬姓之

觀雖周公不能何者救文之弊莫若忠周禮非漢所宜用也繼漢而王者周禮可行矣而不行雖然安知其不行六典肇于唐沿于宋彌講彌具至我
高皇帝而攄聖神立典制革丞相陞六卿錢穀甲兵之權犬牙相入雖大奸惡亾敢誰何　高皇帝豈規規于周禮而卒與周禮劵千聖符節于斯睹矣故有夏有商而後有周禮有漢有唐有宋而後行周禮神而明之舉而措之而聖人之法曷嘗不在天下苟按譜而求其肖雖井田矣肉刑矣封建

矣以為莽歆字文可耳而為周公終不可不為周公乃所為周公者也或曰如子言則周禮筌蹄也奚刻為曰以聖人之心觀之奚書而筌蹄也以衆人之心觀之奚書而不筌蹄也

聖門通紀序

今天下人習孔子之學而閒孔子之世則暗蓋學天下之公也世孔氏之私也學其公還以治天下之公而私不暇知也雖然不知其世可乎孔子世家太史公采之孔叢家語諸書不能詳以弟所闕

秘閣中有聖蹟圖一冊洙泗源流四冊孔子實録五冊孔子年編六冊孔子世家補六冊孔聖圖補三冊闕里補系一冊素王事紀四冊孔庭纂要二冊孔子追謚冊文一冊行于世者有闕里志東家雜記聖門通考陋巷志聖蹟圖諸書蓋亙有詳略可考矣吾友張也又覃精于是自世家至及門從祀之徒與歷代祀典無弗搜也無弗輯也勤矣哉編之起也感于新建之從祀余時職翰林有疏焉大約于其祀不盡于其學所為不盡于其學

者為孔子之道大一端不足以槩之而所為子其祀者為大則無所不容嗟夫孔子天地也吾何退以窺之帝則為堯舜禹湯文武者孔子也為少康太甲高宗成康宣王者孔子也相則為皐夔益稷伊尹萊朱周召太公吉甫方叔者孔子也為微箕比干者孔子也任天地之所命而賦之身存乎其時而已矣夫孔子而上稱聖人者鮮不富貴顯融樹彪炳之業者也天之意處世之貧賤饑寒栖栖不自聊者亦以遂舜思孟饑棄其身生孔子以標之

若曰孔子之生如此而聖聖果不在富貴福澤矣孔子之世學者烏可忽諸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篤死而猶勵于聖門庶無愧焉

老子通序

萬曆丁亥春一貫請告既獲命會 上方靜攝未果辭裝已入舟即中庭無書玉山程孟孺手書五千言來寄發而讀之有會于心也輒命泰鴻從旁録居數日瀰紙遂借諸家箋參互而削成焉成之日次德州矣蓋家大人素好老子一貫患無所操

以獻藉手無味之旨庶幾盡一觴云自昔箋老子
者何可數以董思靖所記蓋一百二十二家思靖
以後予所覩記者復六家雖不盡存可徵尚五十
家味道者各應心而會理纂言者或得意以忘辭
曲暢旁通信以難矣矧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聖
人復生能為中人語上其大道同歸而殊塗一致
而百慮古之茂哲多矣而不能合孔老之異同有
比而同者輒傳會非倫能服人口不能服人心吾
惡知同之者是而異之者非吾惡知異之者是而

同之者非何也凡言之爭起於激老子既欲絕聖棄智絕仁棄義何怪于儒之火其書廬其居人其人異之固宜其尊老者又過方外無論矣儒者如蘇吳薛王納而附之儒不異不惟不知孔亦不知老起老子而論之其旨背哉今一貫獨以老解老而同異之際使人自擇焉嘗爲之說曰孔子之道中道也老子之道厚道也厚者詆中爲分別中者詆厚爲過情要之中可以治天下國家而厚乃合天孔子者中而未嘗不厚者也學者祈得其中而

至於分如牛毛去薄不遠以老佐之庶幾其爲孔子抑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今一貫五十加一不敢望伯玉又安知今之所是他日不以爲非也存諸家爾安敢示人

莊子通序

莊子盛於晉郭子玄爲之解次則唐道士成玄英二書具在殊未暢於人心餘直可東高閣矣余讀莊三十年頗有所會未遑於赫蹏丁亥春偶疏大宗師應帝王二卷既得陸長庚副墨爲之歛衽

子赴闕無何引疾還舟中寂無事因日課數十行以嬉於無何有之鄉實四月廿三日托始於德州憶舊年解老後於是乃今復於是乎始莊豈冥數耶會水枯寄泊清源聊城之間一月遂得專其精神迨畢工濟上則六月朔矣儒者之說載在六經語孟中宋君子既詳之無以加莊子本淵源孔氏之門而洸洋自恣於方外者流竺乾氏未東來而語往往與合當居三教間余以其五萬六千餘言參而伍之以暢其說雖不中豈遠乎哉太史公曰

儒者斷其義辯說者取其辭莊之所以畜於今者以學士大夫好其辭也而義則㪗有過而問焉者言之無文行之不遠辭之不可已也如是然猶幸而獨以辭畜之也苟讀之不深而惟近之求必且蔑裂禮教詬辱古今大聖賢而甘與盜跖同林失其逍遙於無窮之心害寧有既哉昔嵇叔夜之賢也猶曰好讀莊子增其放曠余謂叔夜非善莊子者也我顧世人以闇然自修廓無所繫之心讀莊子而遺其言之所寄不以莊子為怪然後可謂善

莊子孫登之規叔夜曰火生有光而不用其光人生有才而不用其才用光在於得薪故可以續其明用才在於識真故可以全其年雖然真以闇然自修廓然無所繫之心讀莊子猶莊子未及孔子也知莊子之所以別於孔子然後可以善莊子

天一閣集序

鄉先生范司馬公卒之明年其所為天一閣集者出一貫受而讀之悲典刑之既寥憮然有遐思焉楊子雲曰君子事之為尚事勝辭則伉辭勝事則

賦事辭稱則經好書而不要諸仲尼書肆也好說而不見諸仲尼說鈴也夫世之䌌䌌者誰復踰子雲而其言尚爾文安在哉前輩之文亡不托六經為致極更千餘年論者咸是乃覩夫近之觚可異焉謂寧失于理毋失于辭謂官不卿相家不千金而槁死窮巷之中者不稱夫此教天下以無行詛之尤也若是則周公孔子安所得經緯之章而則于遠哉漢武之詔曰無以蘇秦縱橫而蘇氏以縱橫則為貶議聖門賤口給而王氏顓以強勝哉

釀靖康之禍使文於世而無庸則輟不為可矣將庸于世傳于後之人經物宰紀惡可棄常珍嗜異饌痛夫風俗之移人也方嘍嘍所譏囂囂然若狂詆有宋之牽纇而並棄其論悲夫司馬公論文要以典則雅馴為詰于書無所不畜雖晚暮常讀誦至夜分聲嘁嘁振林末驚其四隣受簡則收思凝神終日始舍一辭寧腐毫無汙牘揆名積實考之參五若大匠執規矩以運斧斤雖千百椎鑢而終不出方圓平直之外故其文氣安而語澤思平而

旨完此先進之彬彬哉詩以漢魏為宗而加大歷一等意所獨到自謂可方陶謝嘉隆間吾鄉稱三司馬張腴而贍屠介而簡先生修而澤一時歸作者而先生之集最後出則文體又一變然世之嗜古而貴道也當以余為知言先生在工部嘗抗郭武定下詔獄居表州不私柄臣子立身若此宜其言不詭矣

余文敏公文集序

文敏公以博士家言魁試舉副詳延天下青衿子

既嚮慕之矣比入承明典著作之事周旋臺閣草絲綸之命潤色兩朝功德之盛刪述一代典制之詳洋洋然纍纍然與群賢錯而綜之彌縫不見其跡焉若夫長篇大幅片楮尺牋所以敷宣人義陶詠性靈與綏珮之士相詶應者多有也而副在不戒烈於鬱攸今四求人間之所存得若干首梨之以行一貫受而讀之愁如懷山陽之槩嗟夫鳳徂麟隱而寶其一角一羽以為奇彼鳳能羽彼焦明亦能羽彼麟能角彼犇鹿亦能角自天下有焦明

并鹿而鳳麟何韻乎非是角是羽不足以存鳳麟則與衆寶之可矣公天人式其氣豪其志遠其度弘以達其所窺書博而雅其所取友自館閣諸老以逮海内名流雖後來一秀彦苟有異者皆折節其跡多在山水間所居處雖宦邸必飭蓺花灌木酌酒寄談若舍是無可以生者故其文足言足志雄深雅富沛然若決河漢而絕單寒逢叵之態据根柢芟支葉瓌如也識以逸韻偉言為致情所會處含玄蘊微唱歎有餘音雖蹋踏自成而天琛夜

光往往在焉昔洪景盧一日草二十制矜其侍吏曰穌學士諒如是吏曰蘇學士誠亡踰公顧無煩披故冊耳景盧恥之余謂世所稱文章家苟未竟其裏而徒以雕鏤組織相次未知權力誰勝乃公且飲且奕且哦且作財成心匠懸若夙搆不煩閉户腐毫之力而馨香茂實爛焉此非天情詎勝所醞釀于胸中者素邪是何必嘸嘸以往萬自律輬秦轢漢獮魏剽唐如庖者劊爨批鮮以饜縱人口腹為哉惜乎年不酬志中道棄捐勳庸闕如斯文

天喪悲夫一貫自業博士已侍公教中出門下為弟子益親居以道義相切劘事功相砥礪而今不可覩矣故序公文而及公所為文如此

宦梧藁序

史一貫曰余聞之屠生曰官各得踐物官而後政可紀也昔在周官創典貽制至隆備矣無論經國大物即飭五材辨器數枚枚秩秩焉此何以哉何獨元聖林藝閎博之效無亦百執事世伊其官無乏其事事各有程官各有常貫之天府而器式植

焉以垂後極不然何徵也後世長國者雖亡其籍彼其籍曷嘗亡焉秦皇帝聞有督亢圖庭九賔見客蕭丞相遽收秦書知海內阸塞户田之數左券責天下皆急是矣治復下衰官不即工達人馬曹視之雖喜綜核書紙尾止矣以余見聞天府所不可知諸府寺郡國之中居常案牘積於武庫一有考鏡輒眇眇無所覆視空文滋而實紀尠也安在其云文獻足徵豈非奉職循理者希而徒高畫諾坐嘯茍自快哉海雲李公為梧州別駕行縣道著

書十餘篇且萬言咨關寨之興廢志山川之夷阻閱甲兵之虗實稽錢穀之登縮藝户口之息耗諗風俗之盛衰公惠州大儒也慱聞美文詞閱中外之故多其為治念鄙遠蹠盭而傷邵杜之不復又任臣也夫空文不若行事公雖行事惜任用弗久所著書亦空文雖空文吾謂能振其職以福澤梧子孫梧人獨苦傜耳傜定與定傜動與動治既不常而談者卒卒且不能裏其言故前後仕者知將及而瓜及之績用無成藉令後來者覽斯文此伏

波聚米也獨視指麾何耳宜編郡史無俾遺軼於
是余與公子給諫君言曰梓子序之

顧職方詩序

今海內承平士大夫往往標翰墨之勲以見竒篇
什日與雖開元天寶寧足侈乎謂非蘇李曹劉法
不可用典午之後殆不可存于世哉夫居數千載
之下而仰攻數千載之上非鋭師不可以其故則
常歸而索之四壁異古昔矣皇皇者華于彼原隰
駪駪征夫有懷靡及古者大夫行役趨事不遑一

洛一歎可絃可歌詩如此其雅也故詩問雅不雅不問漢魏晉唐山川草木貢如也同門友顧子大典之來京師也示余詩近百自家園首路以迄都門無他異作志原隱也其言雅矣體自漢魏晉唐間出顧子之於斯藝斯志也勤矣哉顧子非徒然恬勢利視都市無可求上疏云臣毋不能去南土臣不能去毋敢以留曹請方今士大夫死不願出國門而君之來一睹國門而返此可以悠悠觀哉雅不亦宜乎

會試録序

萬曆二十六年戊戌春復會試天下士是為我
皇上御極之第九舉也文道化成士鱗集公車者
四千六百有竒禮部侍郎臣劉楚先臣余繼登以
考試官請　上命大學士臣一貫偕學士臣朝節
往陛辭入闈畢兩旬力遴寔斷取三百人故事
撤棘日録諸士文獻于　上且行之四方顧諸士
文或不雅馴主司加潤色焉其後遂預草雖隱屏
作之終不能無見端而簾以內又日程鐃鍔以妨

其校閱雖言者屢言宜循用士子文弗能從也至
是 上命在廷議以撤棘後一月孟夏朔貢錄獨
先以名 聞於是臣等未入闈得一無所擬議免
于漏言之誅入闈探筴而命題又暇于校緇而無
左右顧之勞比歲士旁逸于諸子百家至摽佛老
以為奇文體壞弊臣等奉 詔釐之弘蒐蕩滌棄
瑕收醇務還先進之觀即不敢謂無遺珠庶幾哉
探淵漉海網亦無疎目矣蓋 上意不欲極臣等
力而優之以日故臣等獲相勉勸奉 詔不敢從

茲以往遂著為令教人忠教人勤教人毖繩尺士
習統一聖真毋令踰溢　恩德甚盛期至欽諸士
文授禮官編之梨備　乙夜之覽臣謹序其端臣
惟以文取士非古也聖門四科文學居後後進文
溺質聖人憂之然文之為教不廢而王者求士雖
屢更其制卒試文不改何哉蓋直示寄焉而非謂
果足以盡士也曷言乎寄其寄之于辭以觀士之
智通塞學醇疵乎其寄之于制以示至公欲士毋
私詭壞始進乎以科發名不以名發科令士起家

圭篳不貴一羔鴈不煩一介紹而致身青雲之上主司以一日之耳目收士而亦寬其保任之責故制久而不廢也然公矣明且悉矣而未必得真士如聖門之所謂德行言語政事者進之則何故哉制不得不以法士不當以法始自嚴制不得不以文士不當以文始自脩制不得不以祿士不當以祿始自勸制在防檢而制之意待士不薄士守法誠為公脩文誠為質尊祿誠為趨義而赴志則善今之士也殆不其然恃上之待我不薄而恣焉以

遑能安于不足而不能不爭于有餘能守志于衡門而一入周行輒較尋尺甚可怪也　國家既録士而貴之已又卹其私直當稟道而行載義而往不顧私一意公耳制科檢士而材之于位如嚴姆之衛妹子而後嫁之惟恐汙之也嚴姆幸結貞女之禱舍然自適吾今始乃以完璞重百兩之御矣而豈不復祝之曰必敬必戒繼自今以往葆此璞終而後其心即安今制所為防溪者既若是密而臣等謹奉以從貢之天府雖在媒妁能異于父母

心豈以令而後乃更鑽踰為國人羞豈不負國家虗科名辱主司悖其生平所聞傷父師之心何面目于人間獨不內愧于心乎觀古聖賢書所為論儀文制度兵刑錢穀之言多濶略而公私之際特詳是知彝倫規矩惟此式矣稱跅跎不御者謬也夫不御則不可御不自御又不可以御人以斯求士竊所不取濟大事者必以忠孝正直公廉信敏為本而當世鮮憂國奉公之士是大可念能無望于斯人哉臣所語諸士如此敢敬聞云是

後也同考試則右諭德臣從括左贊善臣醇敬編
脩臣道南臣繼偕臣繼禮臣懿典臣嬪臣孔當臣
實尹檢討臣國楨臣生中臣騰芳都給事中臣為
楫右給事中臣棟給事中臣應祥郎中臣企仲臣
應聘主事臣大年監試則御史臣璧星臣文璧而
譏防閑外者則御史臣汪先岸臣佴祺例得備書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户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沈
一貫謹序

休寧范氏族譜序

夫禮莫大于收族何也大人以天下為內靡匪其當收者而何止于族達人以天地萬物為外身且置不收而何有于族且夫收族者以區區一赫蹄班次之為足收乎抑相逢執手娓娓謬為哀憐恭敬狀遂為收乎是必有提衡睦卹飲食饋問慶弔贈襚之儀急難相援疾病相持之義而世俗又不勝往來施報之責則空為此總總無以也烏乎其為收故釋氏棄人倫離父子絕類而尊師舍身而存道自謂其胸中一物不留今之學者喜其便借

其說而張之以合其徒夫舍其族而合其徒是猶有收也一間耳乃墨者夷之則曰吾愛無差等施由親始而不難于頂踵事人則人盡族也身其餘幾而吾儒又以為非彼豈悉無說耶無論前二說雖在世俗亦不行世俗罔不以收始以棄終德不能卒不如無德雖或譜之覆瓿安所用然而人人猶無不善收族者察其情則不得志而求援于當路則善收族窶而求資于富則善收族迂而漫無是非又身在施予之外無管鑰盈虛之憂則善收

族昬而浮慕其聲損其身以殉人則善收族未有無悔而通行名實符而終始契者將擴充惻隱使妻子與四海交無怨難矣哉是固宜精其說而通焉世之講者舍聖人而好詭為說以逃之曰是權用也外也而吾內有智照者存夫身口矛盾權智函矢而曰可吾所不信是嘗自詫其智照之精矣而猶為權用所梗然則智安所持而照安所歸命以為禪患有揀擇而墨好無差等明于惡揀擇之非則知禪非明于無差等之非則知墨非而後聖

人之學始明有殺有等親疏咸得而吾收族之說始行從吾游者范原易為譜以收族范休寧甲氏而為支三為派七自唐觀察以來得若而人凡若干卷其為書之體例有九意良勤矣原易又明于道而勤于學與當世講士游余故因其乞序而題其端夫學術僻則近不能行于族而族之人可按吾譜而還責我學術真則吾雖有收不收而兩不相廢恩不撓義情不害法人不岐已疏不間親離之並美合之兩通儷不億以為譜偕毓斯以合食

可也推類而言則四海兄弟通爲一族而無疏

之分可也作休寧范氏族譜序

。醫統序

天下之治方術者亦異於古矣古者人專師師專法累功而就業歷試而嘗效故揆策寡而取用當彼精於己無藉於外也後世不然臨病而攻治按方而索功彼之不效則此之求余觀於今天下盡然而獨醫乎古者人專師師專法師秋而不忍傳學者久而後可得然且猶戒以辭之[illegible]

誠而聽之終而宗之其治人也壹意攝志罔敢貳
忝故病者之聽醫猶聽神明亟及從逆惟其所用
至割皮解肌浣腸刮骨不惜醫誠良而聽之誠是
也今醫師徧天下而不攻學者亟求食而不能盡
其術病者疑信半而姑聽命又以好全惡危之心
待之旦不效旦更夕不效夕更醫不敢聚毒以盡
其技況敢言割皮解肌浣腸刮骨之難故天下不
尊醫急而求醫必責其方夫然後責畜方曰吾其
方非吾方上古聖人之方故病者即不信醫信上

古聖人而醫亦不至妄投一劑以禍天下故古之藝精而試今之藝試而精古之人法治病今之人病合法古之法宜簡今之法宜繁亦勢然巳徐君之作醫統也上自黃帝岐伯俞跗和緩倉扁華佗叔和仲景之書下逮曲巷小師之技裒穡欲盡一病而狀百變一藥而效百試此之一法而又有彼之一法者存使天下之治方術者就資而就給精思而慎發借無十全猶寡失耳故余謂徐君有功於今也徐君新安人名春甫今為太醫氏成國朱

公客之始徐君行四方挾書多其在京師會國家有大編摩緣公卿得觀秘書聚方滋富然徐君所治病有妙巧輒自紀所以治淋几閣矣而未嘗膠方此長安所以名徐君哉

國典記餘序

我國家典章自弘治來有會典然羣于諸司職掌而不敢創作漫無緒端無論事例不備雖官職大綱決決罔所辦也萬曆中詞臣先後講求更立義例統體條目燦然畢陳事各歸曹無所滲漏垂之

萬年唐六典茂如矣顧意主于詳而卒覽未畢格于功令不敢以微辭法評助入其中至如名勛碩輔僉人敗類所繇建廢之姓名與方言俚語驛書邸報之委宛例皆不收蓋方繁而不可簡方法而不可文體當如是非不欲也諸曹有職掌一書則事事收而意取便有可存職掌不可入會典者職掌亦不可廢其余之于會典也頗銷精焉而有不能盡載如前所云者惜當時付之胥史不收至今思之為恨暇乃取所記憶而雜書之或會典雖載

而吏復一讀可襍者亦存以備參考斯大庖之一臠爾

陳善集序

萬曆三年十月六日一貫守史局俄被命充日講官故事經筵講官翰林資稍深者可充日講官晰夕侍　上幄中最華選資必六七科官必宮僚猶然慎擇如余師殷文通趙文肅皆以大宗伯非小臣任也　上冲年嚮學無間暑寒風雪陰晦雖大禮大諱之日不以玉體勞為解惟三六九朝群臣

及朔望若歲時佳節予假而已隆慶間日講官四員　上無讀經書史增兩員而會大宗伯馬文莊回部視篆以一貫代語一貫官資去文莊遠甚而武相接也始聞不信已信然一貫自念謏聞淺學孱身病肢無一足任使逃之如逃死而不可得蓋資八年而直日講者山陰王君王君猶修撰也纔修日講惟一貫前後無有是時　上甚重儒賜予優渥與大僚均禮嘗親灑宸翰賜輔臣及六卿之長若講幄臣而一貫入侍時也後進猶覩司禮

出二箋一補賜馬公一賜一貫文曰貴難陳善寔是月十九日滋異數矣於戲我 皇上躬聖睿之上資於堯舜何難而不忘命小臣好下問而樂取善如此小臣即駑下敢後于孟軻方冊大旨日星炳然數文闡義不枉其素下言之無罪而 上聞之足為勸戒此則捧杯土報岱丘也于時積其日月所得存之筒中置左以俟方來因以陳善名萬曆七年國史編修沈一貫敘

題跋

題歷代名賢確論後

名賢確論一百卷輯唐宋人論自三皇迄五代而止錫山錢孟濬刻之長洲吳文定公敘之予因廣其半然于正史論贊及諸子如揚雄劉向王通之書所品藻尚未收也請俟餘日昔人謂助神智者惟讀書顧讀書如梁昭明唐代宗吾無取焉若石勒吾取焉

題樗齋隨筆後

高皇帝有如此文孫而名掩遏不張至沈子始知

悲夫處勢非不便而猶幾失之也況于草木山壑之間乎使王居齊魯吳楚之鄉所造寧止此而名亦奚患于掩人無所憑依而能遠信不可與吾欲刪之以傳使後之人知有安塞王光于天潢

書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録後

右宋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録為王佐榜進士以朱晦翁在故世傳之世本出句容江璽璽録中糾彈賔王之裔也弘治辛亥蒲田鄭祭酒紀有鈔本屬督學王御史鑑之梓于徽而紀與鑑之皆有序嘉

請戊子滁陽常中丞再屬太原守黃卿梓于晉而卿有序若余族父句章公所藏本獨與前梓殊而無三序與御筆手詔豈其逸也是年進士三百三十人而余遠祖抑彊公舉五甲第六十六人抑彊字也諱中立貫光同鄉中林里即所稱櫟社者今句章公及箕仲猶聚族于是志曰櫟社之望曰沈沈之世也久矣此其為抑彊公釋褐本耶非我家之球馴刀圖乎扰然余覽是異焉抑彊公生于戊寅而小名虎正與句章公之生與小名同生之月

日後禊之期八又正與不肖生之月日同金鸞之
鳴豈有契邪又緣知宋之故與今異者四宋三試
者再及奉大對而七今會試三殿試一宋試詩賦
經義論策而今增表判無詩賦是歲分五甲又有
特奏一人而今獨三甲無他進是歲一甲者十人
而今一甲惟三人其他供事員御多寡仍變然不
大殊至于羅才適治之意豈有二揆哉所恨宋宇
侵小廣求士而不盡用如晦翁立朝纔四十六日
我仰瓘公之不究復何恨也我世中衰乃始稍稍

起如一貫蹇劣恐終辱賢書吾昆弟子姪其班班後先奮庸無復以不盡用為解丁亥秋一貫覲省在告謁句章公于豐對樓公出是觀命題其後子孫寶之勿以世有而置常牘中令好事者尚能以晦翁寶此吾家又當以抑彊公寶此

題屠長卿荒政考後

古人謂捄荒無奇荒而後救之宜無奇也救水火者出于沉淪焦爛之中幸矣移粟謂之盡心宜哉乃孟氏稱王道皆救未荒之策救已荒不過曰檢

徇羸發倉廩亦無奇矣不能奇故策益多長卿感歲之不易作荒政考三十策譬聚毒蓄方存乎明醫之善擇不中百試之無益誠中一策可效昔唯梁王今安得梁王稱之也心之憂矣不遑假寐為撫卷三歎

恭題　欽賜御書責難陳善四大字後

我

皇上十齡登寶位緝熙聖學常以未辨色御

文華殿祈寒盛暑不輟既天縱聖哲而神智日益

淵道源搜理窟即翰墨時游其妙于古帝王何有

載三年臣一貫以編修被命入講時閣部近臣既有賜翰而臣後時矣雖心欲之何敢請乃
上目臣以談經之暇特灑寶瀋而賜龍文鳳藻駢其目山恩海澤貫其心而又以唐虞儆戒之辭相期許感喜慚懼遝焉交集四體微尠不知何以稱塞謹百稽拜受什襲函藏垂示永永且搆工摹鐫懸之中堂庶幾日顧諟云爾是歲長至日日講官記注起居翰林院編修文林郎臣沈一貫熏沐頓首謹書

跋自樂先生沈學士度民則卷

沈氏官翰林者自民則學士始學士書妙絕當世詹宋不足多也如冠裳珮玉從容巖廊之上如朝陽鳳皇百采射人蓋字林之珠樹墨海之瑚網宜文皇 昭皇 章皇先後賞注不衰也至于 敬皇循思無已求其孫世隆而官之索其家得自樂先生卷留之禁中見重如此此卷為當時之副先生八世孫行人時來以示余余得觀之瞻禮公像讀楊文定所為傳文貞文敏金文肅胡祭酒曾學

士及光澤王止菴所爲賛楊石淙李西涯顧東江費鍾石徐存齋及吾師陸平泉先生所爲跋文獻盡是矣余觀古今殊尤之德必懷獨至之性蹈水者合道于無私揺鈎者假精于弗用鑄鍾者以渾雕琢而就飯牛者以忘爵禄而肥初其爲之必有以自喜外物不以從其塗也旣其得之必有以自奨丈人不能耶其喻也若夫人美人惡人前人卻爲之必不成得之亦不適人爲帝而已臣妾也奔命無時矣惡愉樂哉學士之稱自樂彼其微誰知

之旭素之流凡喜怒哀樂盡發之書而天地冥晦雲雷震盪山隤濤湧皆不入其府彼得非人得知非人知古惟期牙乃稱知耳期牙不世見彼亦自知而自樂我甲午歲余在草土行人以 上命來徵留連四明山者浹旬言其先人之淵源因漫題歲月于卷末顧余非能知學士之樂者也

題汪長文養生主草書後

有覩奇舉奇器必駭之曰神世固有神而神惡乎在神不能神即能神不能助人神亦猶聖人何能

耶人聖也人者萬物之最神也氣為輿精為馬惟氣輿精才智焉出非才不能駕才非智不能驅智而妄自菲薄愛其力好為偷心用是愚人始賦于天固莫不有獨至也獨至易為工而勉期之乎古人亡不可以詣神者惟蟲能蟲能完其天惟人非蟲能恢其天恢則神且告之且憑之矣賁育之養勇也毛髯畢張節理加偉焉舉絲杪之力悉之一鬪虎之攫猫之捕其徵已九方臯之相馬天機冥合驪黃牝牡弗覩也秦越人之相病洞見垣一方

匠石運斤成風郢人立不失容盡鼻間之堊而不傷賈堅之射牛上下腹脊落毛如一而牛不知皆盡其才而稱神旭之草公孫大娘之舞豈不謂是與吾友汪長文生平善庖丁之言今所書又養生主一篇宜其神若此長文生于世家學有淵源居深山無塵市奔走之勞而性又專特好修自愛雖行游四方竟無染著受筆法于豐考功先生而歲月不懈超然詣晉唐之室嗟吾不意老及見是凡巧必從有心入無心出從容于規矩法度之中猶

易縱橫于規矩法度之中難每一展觀使我病却非神不至此長文之裨我弘矣

題大人手抄白氏長慶集後

此大人手抄也已已迎養京師無日不沉潛典籍陶咏性靈從韓存良所借本抄謄之初尚揀擇後悉存録故其篇次有參差也存良聞之舉本來送于是一貫請大人目存良本而藏抄本于家於戲我大人胸次具陰陽之和通晝夜之知與長慶公神會千載之上几席之近不山不水非絲非竹而

超與造物者游于無窮翰墨至此亦眞奇焉雲書
仙篆豈可易得子孫其世世寶愛丁亥長至一貫
題

題大人手抄南華經注疏後

右南華眞經注疏三十五卷先君慕閒翁手書也
為萬曆改元之歲就養京邸哦吟人瑞堂中胸次
悠然絶諸塵想眞得逍遙之趣游戲翰墨積而成
編時年七十加一矣一貫寶而函之歲丁未一貫
犬馬齒亦七十加一恭閱之餘不勝悽愴謹題數

語于後以貽後人

題七觀齋帖二首

郡藏中有趙松雪七觀帖稱七觀者鄉先輩元學士袁清容先生桷受知于程承旨鉅夫程公藏書麻源榜曰奇觀公倣劉氏七略作七觀而趙公因為之書黃庭也文既奇古小楷似此𡠾少稱二絕白雪吳侯來仕優不忘學治小齋西園遂以七觀名而自為記使郡人林仙客書之侯雅尚好古風規超遠胸次間真作天際真人想故其治狀稱是

昔郢大夫以白雪稱侯不愧矣仙客於郡中擅書名茲以南宫書書亦所謂感恵徇知書家一合者乎有七觀來三百年復覩此竒余題其後

余既爲林生題七觀齋帖乃陸生寶復爲侯書一通陸生給事錦沙公子少以慧聞今究而弁矣因諸生未第爲此書者亦感吳侯之知云夫恩之于人甚矣哉始清容先生以任子起而程承旨知之荐至學士故作七觀以言報文即竒徼松雪書不到今松雪有造于清容矣今林生陸生烏能重侯

而侯則名之愛人無已如此安知異日不有清容者起而報耶司馬温公云知報恩者其爲子必孝爲臣必忠侯之恩于吾郡豈望報哉不望報故施益大而感召之理人自不忘報乃人心之不容泯也因漫題此卷之後云

秋鳴文集卷四終